

26 自首的黑幫

當馬丁一瘸一拐地來到警察局，華生警探不知是否該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馬丁是黑幫的一個重要分子，多年前，華生警探曾想以一件勒索案起訴他，但是黑幫分子請了一個著名的律師打贏了官司，馬丁被無罪釋放。從那以後，警方未掌握任何有關馬丁的有價值證據。所以，當馬丁要求警方扣押自己時，華生警探表現得迷惑不解。

「我願意提供證據，」馬丁低低地說，「只要你把我關起來，我可以提供你們所需的任何證據。」

「這怎麼能行？」華生警探不動聲色地說。他素來以辦案時冷靜著稱。「你知道，警察局並不是旅店，不能隨便留人。你怎麼知道我們會需要你所說的證據？」

「嘿，華生警長。少來這一套。」馬丁想裝出平素凶狠冷酷的樣子，但聲音中已含有哭腔。「我知道你想獲得金斯先生犯罪的真憑實據。老實說，我可以幫你們把他抓起來，把他送上法庭，但是，你們要保護我。」

「金斯先生？」華生警長佯裝冷漠的樣子。

金斯是舊金山各種不法集團的幕後主持人。全城任何一樣非法活動都與金斯或多或少有關連。可是華生警長和他的手下卻找不到絲毫真憑實據來指控金斯。事實上，金斯居然在上流社會混得有頭有臉，只讓像馬丁這樣的手下去幹違法勾當。前些時候，金斯居然還出席了城市紀念遊行活動，甚至坐上主席臺。這讓華生警長懊恨不已，又無可奈何。

現在馬丁說可以幫警方拘捕金斯，正中華生警長下懷。馬丁的證詞將是一份有力的證據，足以把金斯送上法庭。但是，華生警長竭力控制住自己興奮的心情，表現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。

「好吧，馬丁你有什麼情報。」華生淡淡地說，「即使我們對金斯先生有興趣——請注意我說的是『即使』——我們又怎麼會相信你的話呢？我聽說你是金斯最得力的手下之一。」

「好吧，警長，我願意向你坦白供述，但你必須答應保護我。」馬丁的表情急切而絕望。華生知道，馬丁是真心的。

「我不會向你保證任何事。馬丁，如果你願意的話，可以先告訴我為什麼到這兒來。然後，我再告訴你是否相信你。」

馬丁深吸一口氣。「事情是這樣的。三年來，我一直替金斯先生處理收保護費的事。我主持城北一帶收保護費的業務，我出面談價、收錢，如果有不服的就教訓教訓他們。」

華生警長點點頭。他知道黑社會的這一套。金斯先生的幫派向各區的店主收取保護費。如果不交，就馬上會遭到報復，而且手段乾淨狠辣，不留絲毫證據。

店主人都很懼怕，沒有人敢出面控告和作證。因而，警方一籌莫展，對金斯和馬丁之輩毫無辦法。

「簡單地說，」馬丁繼續，「過去兩年裏，我把保護費加高了些，超出的部分就自己獨吞。金斯並不知道這事。他收他的，我留我的，所有的錢都經我一手處理。店主人和金斯都不知道。」

華生警長暗吃一驚。這一情況警方事先可不清楚。

「我並不很貪心。」馬丁補充說，「我只留下多收的百分之十。我很聰明，絕不像其他人那樣胡亂揮霍，我把錢存入外地的銀行。我打算再幹一兩年，存夠了錢，到南方買一個加油站，從此洗心革面，老老實實做人。」

馬丁會老老實實做人？這想法使華生警長笑了出來。「如果你會做個老實人，地獄的火也會熄滅。」

馬丁顯得有些惱羞成怒，但他居然壓住了火氣。顯然，他的確有求於警方。

「可是，天有不測風雲。」馬丁接著說，「有一天晚上，我在一間酒吧裏認識了一位小姐。她漂亮極了，藍眼睛、黑頭髮、身材玲瓏，比雜誌封面上的模特兒還要美。我們一塊聊天，她告訴我她叫艾琳。她說她是個教師，我看她也不像其他進酒吧的女子——你知道，她特別有修養。她說，她有個女友剛和男朋友分手，傷心欲絕。所以她們約好在酒吧裏見面，準備好好談一談。」

馬丁停下來，點了一支菸。「警長先生，我從來不和女人胡混，但是艾琳不同，我根本就沒指望她會和我約會。我想隨口問問何妨，結果她居然答應了。我從未想到，我，馬丁，居然能和一位教師一起出去約會。」

華生警長笑了，「真是有趣的一對。」

「長話短說，」馬丁歎了一口氣，「我們約會了一個月，隨著交往的加深，就產生了一個必然的結果，我心中對自己說，『馬丁，這個就是你要找的終生伴侶，她美麗，又聰明，有文化，又能容忍你身上的毛病，她喜歡你。』

「華生警探，看起來，她真的是喜歡上我了。」馬丁有些傷感地說，「我們交往的那幾個月中，從未爭吵過，甚至很少有意見不同的時候。她特別溫柔可人，我們性格也合得來。但是，我只有一件事不能告訴她。我不能告訴她自己靠什麼謀生。她是一個教師，根本不可能理解我。她想要男友有一個體面的工作，所以我謊稱自己是推銷員，可是她並不相信我，為了這事，我們倆還差點第一次吵架。」

華生警長在椅子上伸了個懶腰，打了個呵欠。「馬丁，你的愛情故事很動人。」他揶揄道，「可是能不能簡明扼要地說出重點？我對你的愛情生活並沒有太大的興趣。」

「你聽我說完，」馬丁打斷，「我決定向艾琳求婚。我有把握她會答應的。我們可以馬上結婚，我甚至可以答應她讓她繼續工作。不過，我以後會在南方買個加油站，帶她過無憂無慮的生活。我準備帶她到南方去度蜜月，順便打聽一下有沒有轉讓的加油站。金斯先生可能不願意讓我離開，不過他很器重我，只要我說去結婚，他就會放行的。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抽留保護費的事。」

「我昨天在市裏最大的金店為艾琳買了一隻戒指。你知道嗎，華生警長，我

花了兩千多元。」馬丁停了一下，看看華生。華生毫無同情之意。馬丁只有獨自繼續，「今晚，她到我的住處來一起吃飯，她做得一手好菜。我買了一瓶香檳酒，我們很盡興。直到吃完甜點之後，我開口向她求婚。」

「她沒有答應，也沒有馬上拒絕。她告訴我，她喜歡我。只是她覺得，如果雙方不坦誠相對的話，未來不可能幸福。我說過，她總是堅持說相愛的人要坦誠。她用那雙藍汪汪的大眼睛盯著我，說：『馬丁，我怎麼可能和一個連他幹什麼工作我都不知道的人結婚呢？』」

馬丁用手摸了一下下巴。「警長，女人是男人的禍水。如果不想惹麻煩的話，就要離女人遠一點，她們沒一個是好東西。」

馬丁的話突然頓住。「後來怎麼樣了？」華生不得不追問下去。

「以後的事就是我到這裏來的原因。我像個傻瓜一樣，把一切都告訴了那個女人。我為金斯先生工作，我做些什麼，我甚至把暗中扣留百分之十保護費的事也告訴了她。她的眼睛中有一種說服力，我居然老老實實地把什麼都說了。我還告訴她，我準備洗手不幹了，老老實實做人。」

「我真傻，怎麼會認為一個女人會理解你呢？艾琳聽完我的話後，開始嚎啕大哭，說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，說她多麼失望，說她不知道是不是該離開我。我覺得手足無措，像一個熱鍋上的螞蟻。」

「她哭得很厲害，淚流滿臉，然後她去拿皮包找化妝紙巾擦眼淚。結果，她掏出一支手槍指著我。」

「華生警長，我當時猶如冷水澆頭一般，徹底驚呆了。她舉槍要開，我說，看在我真心向她求愛的份上，應讓我死個明白。她只說有人花錢雇她來偵察我，看我有沒有玩什麼詭計。她沒有說是誰雇她，但我知道一定是金斯先生。我居然自投羅網，不打自招，真是個傻瓜！我本應該早看透她來路不正，沒有教師會去那種酒吧。也不會輕易和我約會，我還認為自己真是魅力男性。」

「當時，我認為自己死定了。上帝保佑，電話鈴忽然響了。她轉頭的一剎那，我乘機向窗口跳出去，她在後面開槍，但我已縱身撲出窗戶。幸虧我住在一樓，不過我還是扭了腳。當時，我根本顧不上疼痛，沒命地跑。後來，我冷靜了一點，我認識到，明天早晨，就會有職業殺手來找我了。」

馬丁用手揉著腳踝，顯然回憶使他意識到了疼痛。

「華生警長，」馬丁說，「我為金斯先生賣命了很久，知道他們那一套。但我從未想到他居然會派女人來刺探我。我知道如果回去，肯定死定了。」

「是的，馬丁，事情真的很棘手。」華生說，「我想，你不會編這樣一個故事來騙我們，這對你沒好處。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。看來，為人為己，你都只有和我們合作了。」

華生警長站起來，伸伸懶腰，走到門邊。「湯姆，」他招呼一位警員，「以擾亂治安把馬丁扣押起來，找一位速記員，記下他的口供。別忘了，準備一個新的記錄簿，馬丁先生會有許多情況要告訴我們。」

馬丁一拐一拐地被帶離辦公室。

華生坐回椅子上，不禁開心地笑起來。事情居然會這樣轉變。

得來全不費功夫，輕易地可以抓到黑幫頭子金斯了。真的是很有運氣！

華生警長準備去旁聽馬丁的供詞。但他決定先打個電話。

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。

「艾琳，」華生說，「計劃成功了，你真棒！馬丁已經準備吐露實情，我們終於可以把金斯敲掉了。上帝，看不出你真能讓馬丁相信你是個女殺手。你應該得奧斯卡獎。」

「感謝上帝，終於解脫了。」女警員艾琳說，「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忍受那個下流東西多久。如果今晚他發現我的手槍是空的，逃亡的就是我了。」在掛斷電話之前，她又說，「哦，親愛的，你該看看這枚戒指，雖然這傢伙頭腦簡單，但選東西還是挺有眼光呢！我們結婚時，你一定要送我一枚比這要好的戒指。」

「當然，親愛的。」

----- (完)